

譯 譯 著 費克莎·維安



一個愛和平的人

新華出版社印行

略談拉脫維亞的文學和安娜·莎克塞的作品

戈寶權

拉脫維亞的文學，也正像波羅的海其他兩個小國家（愛沙尼亞和立陶宛）的文學一樣，在過去對於我們是一片『未知的土地』（*Terra incognita*），這樣直到一九四〇年這三個國家先後加入了蘇聯的大家庭之後，我們方能從俄文中看到它們的文藝作品，並且知道這幾個國家是有着非常光榮的文學傳統的。

拉脫維亞的民族文學，雖然是誕生於十九世紀的初葉，但是在這一百多年當中，它却有着無數光輝的名字和作品，成為拉脫維亞民族的誇耀；而從十九世紀的中葉起，隨着拉脫維亞人民的『民族覺醒運動』，以及九十年代的革命

運動的高漲，使得它更具有了新的和豐富的内容：像A·波姆波爾斯（一八四一——一九〇二年）的敘事詩『拉奇普萊希斯』，就是拉脫維亞人民的最珍貴的作品。在這部敘事體的史詩中，作者不只是描寫了十二世紀日耳曼騎士的人侵和拉脫維亞人民的英勇鬥爭，作者還是第一個把拉脫維亞民歌的傳統和現代的詩歌相接合起來的一個人。波姆波爾斯的同時代人阿烏塞克里斯（一八五〇——一八七九年），則製定了拉脫維亞詩歌的形式，使它達到了完成的地步。詩人愛德華·威頓巴烏斯（一八六七——一八九二年）的詩，開始指出了社會中的新與舊的鬥爭，他用他的詩教育了拉脫維亞的成代的勞動人民。到了一九〇五年革命的前夜，以及革命和革命以後的時期中，拉脫維亞人民的大詩人賴因尼斯（一八六五——一九二九年），就成了拉脫維亞文學的中心。他的詩歌，是和人民的生活緊相聯繫着，並且組成了人民的血與肉。在一九〇五年的前夜，他號召人民聚集起力量來準備鬥爭；『每個人都必須貢獻出自己的勞

力，使得偉大的事業推向前進」。在革命的時候，他用詩歌激勵戰士們；在革命失敗和反動的年代裏，他重新燃起人民心中的勇氣，教他們不要灰心，不要退却，而要清洗戰士們的隊伍，聚集起憎恨，來迎接新的勝利的戰鬥。R·布拉烏曼尼斯（一八六三——一九〇八年）用劇本和小說描寫出由於一九〇五年革命鬥爭所引起的拉脫維亞人民生活的深刻的變化。而另外一位大作家A·烏比茲（一八七七年），則用長篇『羅拜伊尼克家族』刻劃出這一個家族幾代人的生活，指出了拉脫維亞農村的瓦解與破產。烏比茲現在還活着，他不僅是拉脫維亞老的一代作家的代表人，他還和新的一代作家，並肩作戰。

從一九一四年世界大戰開始一直到一九二三年這個期間，是拉脫維亞的文學上起了一個尖銳的激變的時期，資產階級的作家們，逃避到神祕主義、印象主義、現代主義裏面去，而同時新的青年的拉脫維亞文學，也就在這個時期中脫胎和誕生出來。新的青年的文學，是從人民的土壤裏面生長出來的，它是人

一個愛好和平的人

民的血肉之血肉，它從誕生的第一天起，就是作爲一枝新生的力量而出現的。

它公開地反對現制度，號召拉脫維亞的人民起來爲自由解放、爲正義、爲民族的友愛團結而鬥爭。當一九三四年烏爾曼尼斯舉行法西斯政變時，許多的作家都被逮捕入獄，年青的文學雖然一時遭到鎮壓，但因爲它是人民的血肉，它依然在人民的土壤中隱祕而更根深蒂固地成長着，在這新的一代中，就有維里斯、拉齊斯（烏比茲之後的最有力的小說家），尤里斯、瓦拉格斯、英德里吉斯、萊曼尼斯、阿爾維茲、格立古里斯、雅尼斯、尼愛德勒、佛里奇斯、羅克派爾尼斯……等許多詩人，小說家和劇作家，他們現在都成爲拉脫維亞人民最敬愛的作家了。

在回顧拉脫維亞的民族文學時，有一點是值得我們重視的，這就是拉脫維

亞人民對於異族侵略者（先是日爾曼騎士，繼而是德國在波羅的海的男爵，最後是德國的法西斯）的憎恨和人民爭取解放的鬥爭，永遠像一根紅線似地，貫穿了全部的文藝作品（從口頭的一直到文字的），成為拉脫維亞民族文學傳統的特徵之一。

我們只要看一看歷史，就知道八個世紀以來，異族侵略者是用火與劍來迫害和奴役拉脫維亞人民的，遠從十三世紀日耳曼騎士入侵的時候起，異族的鐵蹄在這片土地上就從未消失過。而德國的波羅的海男爵們，更和沙皇的官吏勾結起來掠奪拉脫維亞人，使他們永遠生活在半封建的奴役和束縛之下。當第一次世界大戰時，德國人佔了拉脫維亞，一部份的拉脫維亞的人民逃避到俄羅斯腹地去。而那些留下來的人，則在德帝國主義者的鐵蹄下殘喘着，接着又是烏爾曼尼斯的黑暗的法西斯統治，更把人民投進苦痛的深淵。尤其是自從法西斯在德國獲得政權後，他們更積極地從事吞併拉脫維亞的工作。在德國的地

圖上是不存在拉脫維亞這個國家的，有的不過是德國東方省的一塊殖民地而已。而在這次蘇德戰爭爆發後，拉脫維亞就成了德國最先蹂躪的土地。

在這七百多年的歲月中，拉脫維亞人民從來沒有和異族的侵略者奴役者妥協過，仇恨永遠在他們的心中燃燒着，在他們的血液中橫流着。這種仇恨，同樣地也表現在拉脫維亞的民間文學中。像拉脫維亞很多的民間故事，就是專講德國人的，他們把德國人比成狼、熊、強盜和魔鬼，而在民歌中更可以找到無數的句子，像：

「德國人，你是魔鬼的孩子，

爲什麼要到我們這兒來？」

「我什麼人都寬恕，

我只永不寬恕一個人，——
這就是德國人！」

「德國人是魔鬼的子孫，

願你死了永不再生，

願風把你的屍灰，

撒滿了田野。」

只從這些句子裏，我們就可以看出拉脫維亞的人民，是用怎樣的心來憎恨德國侵略者和奴役者的。又如前面提及過的波姆波爾斯的敘事史詩「拉奇普萊希斯」，就是拿十二世紀日耳曼騎士人侵來做主題，詩人這樣寫道：

『他們首要的目的，就是要征服這片土地，

把所有的人民都變成他們的奴隸！』

（『拉奇普萊希斯』第六歌）

作者當時早已就預見到並且明顯地指出，只有和其他各斯拉夫民族的友愛團結，手牽着手，拉脫維亞人民才能保證自己的生存。波姆波爾斯的話，在今天可說是實現了，因為在這次反法西斯的戰爭中，斯拉夫各族人民是正靠了這種友愛團結而獲得勝利的。拉脫維亞人民的這種爭取民族解放的決心和對敵人的不共戴天的憎恨，同樣地也反映在十九世紀和二十世紀初葉的許多作家的小說、詩歌和劇本中，成為拉脫維亞民族的光榮傳統。

到了這次蘇德戰爭爆發之後，拉脫維亞的作家，更和人民站在一齊，他們不僅是歌手，他們還是戰士。像在前線直接參加作戰的作家中，我們就可以舉

出阿爾維茲·格立古里斯，尤里斯·瓦拉格斯，瓦爾地斯·魯克思，佛里奇斯·羅克派爾尼斯，英德里吉斯·萊曼尼斯，卡爾里斯·克拉烏林尼希，愛加爾斯·唐波爾斯等人，他們先後在莫斯科近郊和西北戰線打過仗。年青的批評家和短篇小說家阿多爾夫·托爾齊斯，曾在愛沙尼亞和西北戰線打過仗而英勇地犧牲的。像詩人安德萊斯、巴洛地斯在愛沙尼亞戰區打過仗，還參加過列寧格勒的保衛戰。短篇小說家卡爾里斯、芬拜爾斯當過游擊隊的指揮官……。他們一面在前線作戰，一面還從事寫作，並經由他們的筆，把戰鬥的實況傳達到大後方的報紙上去。當然也有很多作家，被迫離開為敵人暫時佔領的故鄉而退到大後方去，像前面提及過的烏比茲，就是一個例子，但在戰爭期間他還完成了幾部很好的作品，他完成了兩個劇本：『斯巴達人』和『游擊隊員』，寫成了一部長篇『玻璃珠』和一本描寫德國人掠奪的小說。

在這次戰爭期間，拉脫維亞的抗戰文藝中，是有不少光輝的作品的。像烏

比茲小說的『牛油、豬油和雞蛋』，拉齊斯的小說『老克魯梭的孩子們』和此地所介紹的安娜、莎克塞的『一個愛好和平的人』都已被視為是幾種代表的優秀作品。此外很多的作品俱已譯成俄文，像拉齊斯主編的拉脫維亞抗戰文藝作品選集『拉脫維亞的話』，就能幫助我們瞭解拉脫維亞作家們活動的一部分的情形。

拉脫維亞雖然是蘇聯大家庭中的最小的國家之一，但是拉脫維亞人民和作家們的貢獻，却是不小的，這正如拉脫維亞的女榮譽藝術家愛爾菲里德、巴庫里所說的：『在這次戰爭中我確信了一件事，就是我們小小的國家，也可能變得很偉大的……』

現在我們再來講一講拉脫維亞女作家安娜、莎克塞的小說『一個愛好和平的人』。

安娜·莎克塞的這本小說，現在被譽爲是拉脫維亞抗戰文藝的代表作品之一。作者在這本小說中，並沒有描寫前線上戰士們的英勇鬥爭，也沒有描寫人民游擊隊的活動，但却深刻地生動地刻劃出戰時生活的陰暗的一面，在此地我們可以看到一個自私自利的拉脫維亞的知識份子，怎樣爲了能保證他自己『和平』『安靜』地生活下去，不惜出賣了自己的同胞，結果由於內心的痛苦還是不能『和平』『安靜』地生活下去，却反而犧牲了自己的誰也不需要的一條狗命。作者採用這個題材，不僅是充滿了現實的意義，同時也具有着高度的教訓性。

小說一開始的時候，正是一九四一年六月的日子，全書的主人公小學教師列達格斯，就活生生地呈現在我們眼前了。當他最初走出師範學校的大門時，『那時生活是多麼美麗呀！』因爲那時的一切，都是在社會民主黨的指導之下。他的父親是一個社會民主黨員，他自己也曾經收到一張黨證和得到一個小學的教職，『大致上說來，生活是愉快的，安定的』。但是好的日子不久，隨

着一九三四年烏爾曼尼斯法西斯政變而來的，就是『逆境』，他被學校趕出大門，並且還在集中營裏被關過三個月。無庸說，他本人對於政治是不感興趣的，爲了得到一份安靜的生活，他走到新政權下的政治保安部去簽了一張效忠的聲明書，得到一個聖經教員的工作，甚至還參加了衝鋒隊，『當改姓運動發生時，他也很高興地改了姓：由基爾茲白倫變成列達格斯了』。可是到了一九四〇年，在他平靜的生活上又起了一個漩渦：蘇維埃政權建立了。『他立刻到地方教育局遞了一個聲明書，說他在烏爾曼尼斯政府執政時，他是被迫加入衝鋒隊的。後來人家發現他有嫌疑，認爲他是危險份子就把他開除了』。他靠了這種辦法，又在新的時代中活下去。一句話，列達格斯對於三種政權都是同等忠心的，這只要看看他的衣櫥：『一根紅領帶孤獨地掛在空大的衣架上，這根領帶還是一年前紅軍剛到時候買的。櫥底掛着他的衝鋒隊的制服，上面的證章早已沒有了：他買紅領帶的當天，就將證章撕了。（這套卡薩布的制服曾經救

過他一次命，也許還有一次使他化險為夷的機會）。擺在他面前的各種樣式的服裝，就足夠證明它們的主人，對每個不同的政權都是關心的』。

當然，列達格斯也並不愚蠢，他是有他自己的處世哲學的。有一次他在樹林中漫步時，他這樣想到：『真的這個戰爭會完結了！不管誰的勝利，只要跟著來的是個長時期的勝利，讓愛和平的人能長久生活下去，如同一顆樹一樣能在地面上生根就好了。希望不再感到像一顆小樹一樣常常搬來搬去。樹是受不住常常換地種植的，因為這樣，它是要枯死的。同樣，人也不能在半生半死的環境過活的啊』。但是環境總是艱難的，那麼一個愛好和平的人怎樣才能好好地生活下去呢？列達格斯想通了：『樹生長着，幾世紀幾世紀地活着，但是一旦大風來到，多年的老松樹，也會給風吹倒，因為它不曉得「屈從」』。至於那些幼小的榛樹，柏樹却沒事兒，它們是有另外一個命運等着它們的。它們假如碰到吹東風，它們就向西倒；假如吹北風，它們就向南倒。這不就是人的命運

嗎？人，壽命比柏樹短，何必對狂風對暴力要抵抗呢？不如乖乖巧巧學小樹一樣地低下頭來讓風吹過去的好。這就是列達格斯的處世哲學，他對任何政權效忠，他對任何事情妥協，低頭，『屈膝』，只要他能安靜地生活下去，用一個衝鋒隊員的話講，『列達格斯是另外一種材料做成的』。

自從德國侵略者佔領了他所住的那個小城之後，他又向異族統治者和舊日的衝鋒隊『屈了膝』，他一心一意想安靜地的生活下去，他用一切手段來達成這種『和平』，『安靜』，他不惜密告了他的鄰居陶器作羅琴斯一家三口人，使得這家人遭了絞刑，掛在廣場上。可是這一切帶給他的並不是『和平』，『安靜』，却是更加倍地苦惱。他做夢看見羅琴斯一家人要向他復仇，他看到鄰家的烟囱也有些害怕。繼而有人寫給他一封『打倒賣國賊！』的匿名信，還有學生們講的猶大出賣耶穌的故事，絞死賣國賊的小圖畫，甚至學生們在教室門口掛着的一根打着活結的繩子，無一不使得他害怕。『怎麼辦呢？』他偷聽過

蘇聯的廣播，紅軍的不斷的勝利，更使得他驚慌失措，終於使得「一個愛好和平的人」，不能就在自己家裏平平靜靜地安居下去……，走上一個悲劇的終場，得到他應得到的代價。

安娜·沙克塞在這本小說中，描寫出了一個活生生的現實，刻劃出列達格斯型的那種自私自利者的卑鄙的生活，而她對於列達格斯的那種錯綜矛盾的心理情緒的描寫，更是她最大的成功。從這本書中我們也看到一個真理：用屈辱來求和平的人，是會永遠得不到和平的。

最後再來介紹一下譯者。

安娜·沙克塞 (Anna Salae) 生於一九〇五年，是拉脫維亞的新進女作家。他最初的一部長篇「一個勤勞的種族」，用大胆的筆觸，描繪出一九

○五年時拉脫維亞農村的歷史命運，此書甚得好評。自從拉脫維亞建立了蘇維埃政權後，她就成了『蘇維埃拉脫維亞』和『鬥爭報』的編輯。蘇德戰爭爆發後，她寫過不少的詩歌，短篇和報告，而此地所介紹的『一個愛好和平的人』，就是她最好的代表作品之一，此外她還寫過一篇小說，題名為『逃生』安娜·沙克塞在拉脫維亞作家當中，是佔有一個很高的地位的，這正如雅尼斯·尼愛德勤在一篇『論拉脫維亞文學』的文字中所說：『只有在蘇維埃政權時代，安娜·沙克塞的才能纔得到完全的盛開，現在她已加入拉脫維亞蘇維埃作家最前的行列了』。

最後還可以講到的，就是孫源兄的這篇譯文，是從法文譯出的，我的法文程度是一知半解，只能勉力地粗校過一遍，加了註解和改動了個別的字樣。錯誤在所難免，尙望高明教正。

一九四五年六月